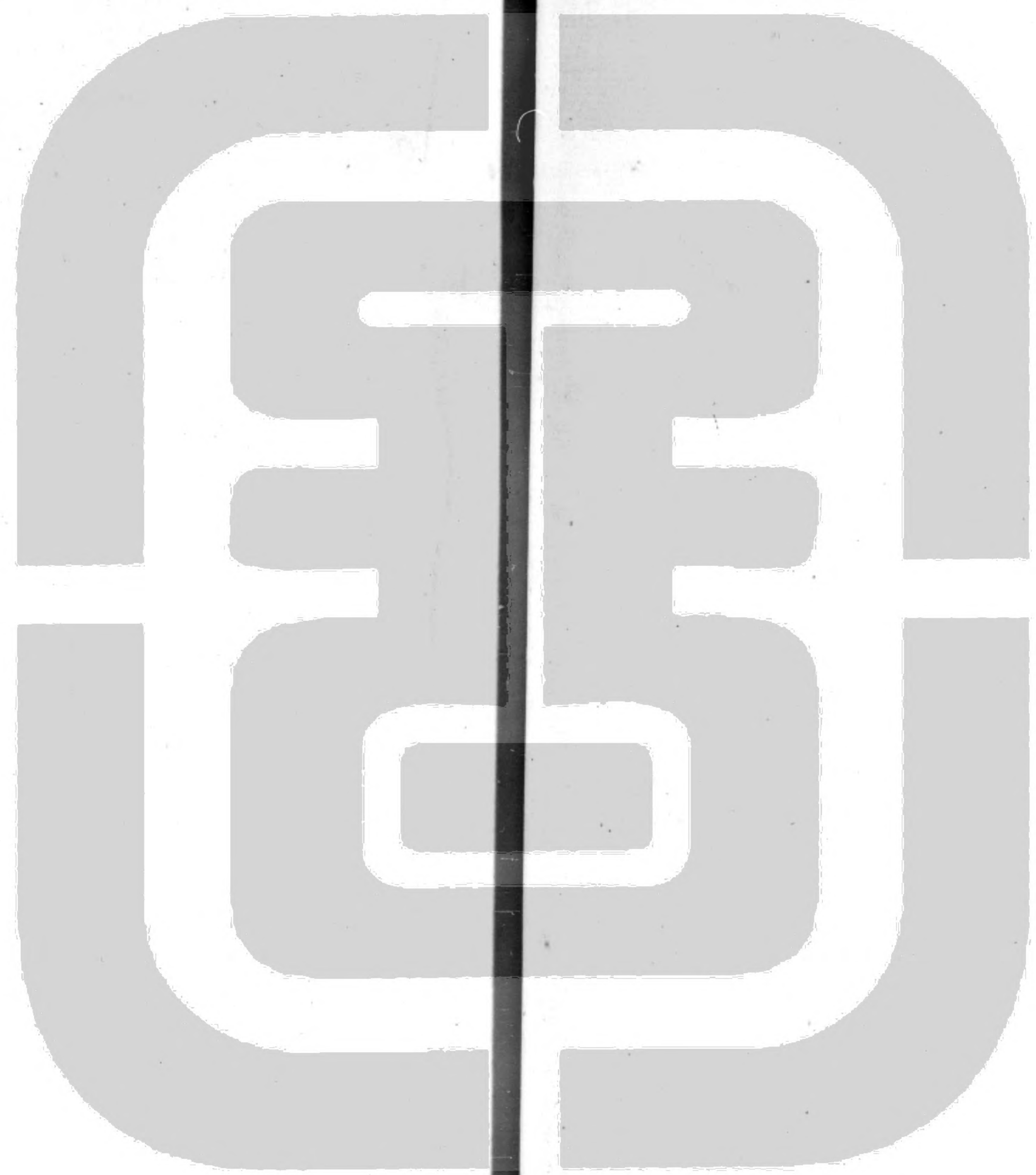




詒晉齋隨筆



詒晉齋隨筆

公學山館題臨藝文類以同公長山歐藝

成親王著

隸書人字加兩點作人未詳所取義初謂別於入字耳繼思篆文人字或作𠃉蓋人之所以從本也音然非字類也錢曉徵先生云孟母仇氏仇讀若掌所從得音殊難訓釋案說文有爪字諸兩切蓋隸書正書傳寫或譌遂作人邊几耳

郊古岐字見漢書地理志文王徙郊句奴傳襄公伐戎至郊此婁機班馬字類刊本之誤蓋郊字

諸城劉文正公嘗言十七帖中天鼠膏治耳聾為隱語言天處高聽卑也

古銅弩甚多而淮南云銅不可以為弩

兗州古卽用沈無兗字也蓋從六不可從兌不可無以下
筆曉徵先生云以余臆度橫水於允上耳

嘗謂李西臺書不在四家下闕放翁題跋乃有此論
絹之畫花鳥者其來甚古唐太宗屏風書絹本宋祝寬夫
公濟跋云絹素十一幅雜繪禽魚水藻之文隱隱可認
淮南道應訓引屈宜若對吳起之言曰怒者逆德也兵者
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入之所
本逆之至也與吳語載范蠡之言相類第吳語爭者事之
末也而淮南曰人之所本義相反諸本皆然非字誤也
洗兒會自唐有之今世所行圍盆添盆彩蛋之屬始於南
宋

繆通穆秦繆公是也通戮詛楚文繆力同心是也通蓼鴻

如藤王書

烈汎應訓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是也

繡屬有緝絲者字或作緝或作刻案輟耕錄載渡江後錦
標裝池之名有克絲樓閣克絲龍水克絲百花攢龍克絲
龍鳳等目乃知克絲南宋已有之矣
佛寺幢旛謂之歡門亦出南宋夢梁錄云食店門首以枋
木及花樣沓結縛如山棚窻牖皆朱綠五彩裝飾謂之歡
門

贛州贛字在說文與貢同音今讀若紺此音仍出說文蓋
血部峒字空紺切下有贛字同上此明徵也或云章貢二
水合流故名贛州贛字則多支未可爲據余曰不然贛與
顛一字也玉篇心部顛字下有顛注亦云同上是也
舜字體變作舜當始於蔡邕九疑山碑隸體

今修橋道者於道旁封土爲小龍高二尺長三尺以備雨
潦時塞决填淤之用俗謂之土牛漢書注云駝駝背肉隆
起若封土然故又爲封牛今之輾轉相因未始無自也又
築隄塘者其形每中間高起左右漫陲謂之魚脊背當本
隋煬帝伐遼東造布囊百餘萬口滿貯土欲積爲魚梁大
道之語又三國志魏王哀下道至土牛磬折而立

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此荀子也今人
謂弟子賢過其師爲青出於藍非是蓋出於藍與生於水
對非與寒於水對也出字是所從出義不是出一頭地義
李北海東林寺碑謂青色於藍此古人用字斟酌處元李
冶古今艱云荀子勸學篇青出于藍而青于藍冰水爲之
而寒於水

宋槧勸學篇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
困學紀聞所引同元槧作青出之藍無於字
中阿含經卷第五十大品牟犁破羣那經曰若他說時猶
如有人持大鐮鋤便處處掘作如是說令大地非地彼人
能令此大地作非地耶但使彼人唐自疲勞也若他說時
猶如畫師持種種彩作如是說於此虛空畫作形像彼寧
能於虛空畫作形像以彩粧染耶但彼畫師唐自疲勞也
此二喻前以喻人之非毀後以喻人之美譽眞所謂不知
其非譽之爲非譽也宋傅堯俞言於宣仁曰以陛下盛德
何所不容蔡確縱有謗訕願聽之如蚊蚋過耳無使有纖
芥之忤以奸太和之氣事至以無心應之聖人所以養至
誠而御遐福也堯俞言深合無逸之訓阿含語亦罕譬

警枕之名不出於錢王蔡伯喈已有警枕銘

躡柳出文昌雜錄筒糧出薛季宣浪語集端午典故可作對也

少陵東盡白雲求用兄弟求矣求字昌黎雉驚弓滿勁箭加用一矢以相加遺加字

宋本石壕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首門首猶門邊也龍城錄云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刻書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可證宋本之是

任昉文章緣起五卷著秦漢文章各目之始以論為始於至褒四子講德論固非而宋吳子良林下偶談駁之引荀子禮論樂論莊子齊物論慎到十二論呂不韋六論為據

然齊物論則不可以為論名也

誇險險作嚴傳巖巖作險皆見史記此古通也觀獾狢猶狢可知

說文序曰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字孳蓋古通司馬相如琴歌云皇兮皇兮從我棲得託字尾永為妃

愛其屋上烏憎其胥餘胥皆云是古骨字之訛然太公虎韜篇作愛其人者愛及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憎其餘胥則是胥與烏為韻非古骨字之訛也

昔聞莊方耕先生言欵乃今人讀作芙蓉非也蓋上字非欵是從矣從欠即楚詞欵秋冬之緒風欵字耳故當與乃皆讀如本字云後於他書中亦見有此說又劉言史有暖

酒歌一首可据矣

紅衲襖曲名未知所起然曲名多出元時元人詩集有用衲襖者襖或襖之誤歟衲襖軍服也

記錢坤一先生所藏明人墨蹟

新都楊文忠公尺牘一紙細楷末署林下病夫則削職爲民時也

會稽季本尺牘一紙謂近時講學者往往過高失聖人之意惟唐荆川眞實不虛可以任道本博覽窮經戒空踈尚有用當時以爲得陽明之傳故與荆川意有合也

慈谿劉世龍元卿尺牘一紙公嘗言事被逮杖斥爲民此言病廢百嬾云云蓋歸田後字跡也中又言諸事耐煩乃爲首務前輩蓋屢嘗言之眞有以哉可見公非尋常者比華亭馮恩子仁尺牘二紙觀其字跡覺四鐵御史婢直如

生其長子行可尺牘一紙行可刺臂書疏訟父寃請代死孝子遺筆使人生敬

太倉周復俊子籲尺牘一紙書言桂洲題復文體黜鈎棘險怪以還渾厚海內諸名公皆云時文不必牽合傳註以傳註多不得聖人本意此言初若駭聽大要有理云云子籲爲嘉靖壬辰進士其言如此可見天崇大家之不墨守程朱蓋不自天崇始嘉隆之際已有開先之論矣又言大同叛縛潘都御史殺李總兵勾引北人爲患賴劉總制郝總兵調軍屯札之事此牘當是其居官時筆

長洲皇甫冲子浚尺牘一紙傳謂其留心世務此紙乃家居時筆而語及公私益耗殘殺愈多戎臣無厭之事可謂江湖魏闕者矣

銅梁張襄敏公佳肖甫尺牘一紙中言途次乏代書者
手書潦草伏惟台鑒云云前人有以代書爲敬者亦有義
也

長洲申用懋敬中尺牘一紙又尺牘一紙大約言其父文
定事謂曩者時情雖惡然尚以微辭相磯比來則信口詬
詈無復人理如此世界安可一日稽留此可見當時朝廷
不成氣象矣

南城張壽朋沖和尺牘一紙大約謂海上之事本兵輕聽
游民養禍至今而始得一武弁聲說不掩則前此六七年
之光陰竟以積倭之厚力成我之惰心今宜開諭朝鮮令
奉正朔量置職官控守使倭不敢輕犯單取至於置官文
則開府武則總戎須破格得人當用兵之秋必多方調度

以一勞成永逸時事日非中原在在皆危蹙蕭牆尤急於
海上我輩此身義能自恃邱壑耶言之不覺痛哭云云壽
朋時方買舟躡屨覓館聚徒作餽口計而以朝廷事爲切
近之憂其志與一飯不忘君者何以異身爲萬厯癸未進
士去國亡適六十年深計前知其人豈可量哉竟以廬州
府通判終不克抒發其所鬱積設區區一牘復淪棄不傳
誰復知有南城張氏者大抵搜羅前人字蹟非徒雅好博
古之事足以備載籍之遺佚發潛德之幽光可勿重哉
烏程朱文肅公國楨文定尺牘一紙言葉福清先幾而去
聖上恭嘿中璫執權兩相逢璫之惡實千古未有之變然
吾黨實激之使合更有不可言者又謂一事未及做一人
未及用騙得大官爵而歸江東父老縱能亮我獨不愧於

心到家後自比活埋儘亦自韻云云文肅以大學士引疾去此去後蹟也古人義不得不去而忠不忍去既去則引以爲慙未嘗自處高節深可敬也又尺牘一紙言到家後一生事業止此殊亦坦然所愧叨冒過當何朝廷官爵得之太容易太屑越卽此便非好消息當道方求多於福清高邑錫山凡事南樂作主自蒲州去後心事盡吐所惱之人無不露口聊城曰目下亦無大利害止爭得一去一來大端亦可概見山中一枕地其亦可以安寢矣

華亭董傳策原漢尺牘一紙署罪人某未知是劾嵩謫戍南寧時抑復官後被劾免歸時也原漢劾嵩之日官尚卑當與椒山爭烈

常熟顧裕愍公大章伯欽尺牘一紙言福清初入大與南

昌不合小人以爲福清一治南昌之黨則凡在同心一網打盡矣弟與西溪表裏解福清之惑始知南昌之人皆吾人西溪以義責福清福清不悅形於辭色弟譬以利害挽回之杜茂欲牽佟卜年以殺熊經略劉一嚙欲牽南昌陷之不測弟細細明剖究使茂不能染卜年一嚙不能染故相至於熊已問大辟熊方且怨弟而弟豈當受庇熊之罪可憂者蕞爾蘇淞有楊維垣張文熙又有兵道三人同心不知作何顛倒耳裕愍後竟祕獄而終當璫禍方熾諸君子又自生門戶相厄不唯無所成功適以自戕可慨也興化吳姓鹿友尺牘一紙謂自陳大來上疏觸璫怒是以有王闖之疏上因而逐言者世道至此諸君子意氣不無消阻與其畏人不如自強遇大利害大政事明目張膽可

言則言可做則做畏而退縮猶可言也畏而投降不可言矣若政本得一二正人則後來氣脉自長當與諸同心者圖之此世道消長一大關鍵望文湛翁來有所依歸幸爲勸駕鹿友成進士於萬曆四十年識者已多知國勢之不可爲此札言頗痛切使其能踐斯言必列於君子之林而立朝本末足述矣無如爲相之後遂不能有所匡正及崇禎十六年遣戍金齒行次南康聞都城變更不能死節蓋欲爲正人而弱者也又尺牘一紙謂姓謬欲聯合諸君子以存如綫正氣顧主上神聖當事日務煩苛將釀成無窮之禍可爲痛哭流涕則與姚文毅書也東晉以保善難新建姜曰廣居之尺牘一紙謂曹璫旣善竊權又善避權伎倆高出魏璫之上僕直講帷譏切中璫甚爲側目又尺

牘一紙言干子舌如龍淵亦可畏也不善用其才殊爲此兄惜耳此蓋指艾也兩書皆其歸後筆蹟書亦佳其神血常熟許士柔仲嘉尺牘一紙又尺牘一紙言禁網日密刑各錢谷當作穀之司人人重足衙門後輩到部銷假奉旨覆核栗栗自危亦非復昔年去來自由光景矣云桐城方以智密之尺牘一紙自謂備極刑慘守節不屈棄妻子冒白刃而歸命中興之朝雖不能死猶以爲顏面可見故人豈意南中訛刻一單誣以降賊之列是非顛倒中且有死難而并列僞官者南都惟以招權爭官爲事恢復防守四字總不暇及云云此謂弘光擁立時也時北官南來曾有降闖賊者而陳璘無錫馬世奇君常尺牘一紙畧述國勢之將敗小人方

興有謂以今人設機伏莽之心爲國家料敵制勝便可當小范老子胷中數萬甲兵而顛倒用之平日占風氣者益甚其陰陽負聲譽者亦多其閃爍君臣朋友之道至此不可復言

長洲徐汧九一尺牘一紙謂五月已題散館而有旨再試此從未有之事欲於散館後求一差南歸此時可無規避之嫌矣又尺牘三紙其一言漕河舟行艱澀糧船瑞船前後環擠每一守板必至數日而瑞船甚橫逆云

青浦陳子龍卧子尺牘一紙自謂今年已二十餘俯仰身世一無建立讀之令人憬然楷書古拙可愛禁錄日密紙吳縣周茂蘭子佩尺牘一紙子佩爲忠介公長子其刺血書疏愬冤事與馮行可事相類而請給三世誥命建祠賜

額帝悉報可且命先後慘死諸臣咸視此例則其所施及較大也

鄞縣聞莊簡公淵靜仲尺牘一紙莊簡拜吏部尚書問諸郎曰先朝太宰孰優對曰蹇忠定王忠肅莊簡曰固也耿文恪爲太宰方可否事少宰贊一辭文恪宣言曰天子建天官一人耳安得二天官耶宰正百官文恪近之矣如莊簡言則少宰可無設也古所謂皆有陪貳者建官之常制少宰不貳太宰誰當其任乎又所謂下不可以貳上者謂臣不可以貳君少宰之於太宰豈得以上下儗之乎莊簡欲專事權遂謂文恪近之實大謬之端不可以不辨

金谿黃直以方尺牘一紙書中言直兩以缺蹠被逮至京荷諸同年相與周旋者幾半吾榜累擾同志良不淺矣按

本傳直除漳州推官疏請早定儲貳帝怒遣緹騎逮問貶
沔陽判官丁外艱服闋赴部又抗疏言事下詔獄拷掠編
戍雷州蓋指此兩事也
遂昌應檟子林尺牘一紙子林守常州借他郡守謁御史
子林居中獨不跪時稱山字太守楷法清挺方嚴益見心
畫之不爽也
太倉管志道尺牘一紙札中言孔誅亂賊孟闢邪淫俱於
人心中重處下手今以祖宗紀綱日增美意日湮生出仕
途許多荆棘欣內而厭外援上而陵下新進推官知縣唯
艷慕臺省以張威而多年藩臬二司又曲意抗撼以保位
如此風俗日下一日天下何由太平僕欲於中作砥柱蓋
附於從拜下從先進之遺意而不以立異爲高又自念在

仕途不於人心國脉上加些氣力與時浮沉何異鄙夫欲
再上一疏以決行止云
廣平王世揚尺牘一紙中言固原宣府九鎮錢糧皆乏此
時卽求不乏亦難况曰多積其所稱多積者蓋皆往年支
剩之餉非緣撙節而致固鎮兵馬誠弱延綏雖稱強然亦
非一一精壯弟近日皆自爲分別冊籍皆不憑貴屬邊垣
少故多以民堡爲險隘弟意他日造冊時如此類直須削
去不必訟襲大抵邊臣套數真是牢不可破卽如虛冒兵
馬一節雖告示勸語竟無一人肯出首者近自榆林東閱
已四五堡各樣弊端細詢之則左支右吾不可方物文武
將吏以無事爲榮皆不以實對弟近日錢糧親盤兵馬親
點險隘親歷器械親驗卷案親查文移親做兼之不得弊

端日每焦燥不唯無益於地方恐遂有損於我躬矣不署
所與者姓字季世邊防之壞弛可見也

睢州李恭敏公汝華尺牘一紙札言河西事大約謂外不
為擾我得耕穫自可聊生按本傳汝華於國計贏縮邊儲
虛實與漕政屯牧諸大政皆殫心裁劑觀此札知其心在
王室不虛也

鄱陽祝世祿延之尺牘一紙札言封禁山不開墾者能聚
而不能散中涓固欲開之為鄉里之災蓋指萬厯間開礦
事也

晉江蘇茂相尺牘一紙書中言訓練之法先以每營教五
十人手藝俟其嫻習又教五十人不過數輪一營之兵皆
知藝矣蓋官浙江巡撫時書

崑山顧文莊公起元太初尺牘一紙畧謂近日士大夫以
得脫仕籍為証三昧南都舊稱清平世界自風波倣起紛
籍亦復不少云云萬厯戊戌同榜又有一顧起元為嘉定
人而札中有南離濫吹之語文莊曾官南京祭酒則彼自
別一人也

新建徐良彥季良尺牘一紙札云蒲州出山之後人心皈
依益冷豈真有魚水之歡而從與太多抑有官府之隔而
掣肘難措乎又言起舊可及南昌乎蒲州想不相忘也

宜興吳奕尺牘一紙札言奉違以來會幾何時而君國之
變遂至於此今幸社稷有君興復可卜但當事諸公元黃
水火日甚一日報仇雪恥從無實著正不得漫言中興東
南半壁可幸無事也又云惟願天子有道無復干戈搶攘

之事秋風明月山窓無改林樹常存草野賤士有餘榮已
是馬阮用事時也

大冶尺牘一紙未署姓萬厯已未有任大冶寧海人又有
浦大冶字君鎔無錫人工詩文書法歐陽率更此札致妙
有歐意或是浦也

青田劉文成公書陶靖節桃花源記一篇文成以佐命元
功開有明三百年功名之始詩古文亦肇造風氣不聞書
法之工如此也洵一代異人矣

吉水羅文恭公尺牘一紙細字甚靜秀望而知爲有道之
士也

吳縣王寵履吉尺牘一紙相傳雅宜病甚時時偃卧以指
畫肚曰祝京兆許我書狎主齊盟卽死何以見此老地下

此可媿古人被穿池黑之勤矣然雅宜所詣在嘉隆間平
平耳

許初元復尺牘一紙詹氏小辨云初工小篆莊整而秀兼
善楷草此札中亦言及作篆事

七言律詩二首末署時行具草詳其辭意有忠君憂國之
旨或爲申相國筆跡未可知

尺牘一紙草書名蓋王錫爵筆也稱生則未仕時也中言
袁太宰舊例乃廟堂姑借以優賢厲俗非翁所宜與聞未

知何指

華尺牘一紙未署姓札中言拙宦兩年無力能使入都之
人株守至今未有量移消息當時後弟而共事者皆先弟
轉去一年矣觀此則當時吏部風氣可概見也

劉斯璋尺牘一紙略言自應山請劍誅璫遂與內廷爲仇
羣奸窺間而入網羅文致舉從前建言國本之鯁後來計
安社稷之忠盡推邪黨標白門戶誅夷嚴譴幸今上天縱
神明河魁獨握而新舊諸君子發舒四年三案湮鬱之氣
是指崇禎初年事也
坤一先生集明人書札千餘幅後督學山左爲巡撫國
泰借去國泰以事籍沒故書札頗入官先生家藏十之
三四而已
今人謂生年爲年紀不知六朝已有此語作年幾梁簡文
紹古歌有可憐年幾十三四少年年幾方三六美人年幾
可十餘之句

二世孫成郡王載鏡家藏板



